



#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 诸神渴了

*Zhushenkele*

1921年获奖

[法国] 阿纳托尔·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 诸神渴了

*Zhushengkele*

— 1921年获奖 —

[法国] 阿纳托尔·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神渴了/(法)法朗士著;李斯等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9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ISBN 7-5387-2157-6

I. 诸... II. ①法...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637 号

## 诸神渴了

作 者	法朗士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 琛
责任编辑	陈 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5638648 发行科:0431-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 《普吕多姆诗选》  
《卡尔杜齐诗选》  
《吉檀迦利》  
《罗马史》  
《超越人力》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米洛依》  
《大帆船》  
《利害攸关》（另附《女当家人》）  
《你去什么地方》  
《基姆》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创造进化论》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倔犟的姑娘》（另附《葡萄园看守》）  
《耶恩森短篇小说集》  
《无形的来客》《盲人》《七公主》《青鸟》  
《织工》《沉钟》  
《国王的人马》（另附《海顿斯坦诗选》）  
《明娜》  
《乐土》  
《母亲》  
《奥林匹斯的春天》（另附《梦中的佳丽—伊玛果》）  
《卡尔费尔德诗选》  
《土地的成果》  
《诸神渴了》  
《叶芝诗选》  
《农民们》  
《人与超人》《圣女贞德》  
《克丽丝汀的一生》  
《布登勃洛克一家》  
《巴比特》  
《福尔赛世家》  
《伪币制造者》（另附《窄门》）

出品人：张四季  
选题策划：陈琛  
责任编辑：陈琛  
技术编辑：赵宇

装帧设计： 设计  
Tel: 13311332773 Z-Q1980@163.com



## 得奖评语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高雅的文风、深广的同情心、强大的吸引力,以及一种真正的法国性情,使他获得了辉煌的文学成就。



# 1

艾瓦里士特·加莫林是画家，师从大卫<sup>①</sup>，为新桥区、前亨利四世区成员，他一清早便来到巴纳匹<sup>②</sup>会士的古老教堂，三年前，即自1790年5月21日它充作区域议会会址。该教堂耸立于皇宫栅栏附近的一个狭隘又阴暗的广场上。建筑物的正面系两组古典格式所构成，上面点缀着倒置的花形支柱及焚火炉，修会的徽记均已被敲毁，大门上以黑字书写着共和标语：“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艾瓦里士特走进大殿，在其拱形屋顶，过去常聆听穿法衣的圣保罗修会会士咏诵圣诗圣歌，现在则俯视戴红扁帽<sup>③</sup>的爱国志士们集会选举市政府官员及商议区域事务。诸圣人均从壁龛中被拉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布鲁特斯<sup>④</sup>、卢梭<sup>⑤</sup>和勒彼德<sup>⑥</sup>的半身塑像，人权石板竖立于赤裸的祭坛之上。

就在这个大殿内，每周两次，夜晚五时至十一时之间，举行公共集会。讲道台上，点缀着国家的旗帜，充作冗长演说的发表台。祭坛左侧，用粗糙木块搭起了一个听讲台，专为招待来参加此类集会的妇女和儿童，他们的人数相当多。这天早晨，监督委员会的十二名委员的一名，公民杜邦老大，他是提雍维尔广场上的一名木工，他头戴红扁帽，身穿卡

---

① 在他的年代里，是法国最著名的法国画家。十八世纪末的代表人物，复古的新古典派画家，反对洛可可风格的习气。

② 罗马教皇下的神父，重要的早期基督使徒。希腊化的犹太人，加入约撒冷教堂，不久就因基督被钉十字架奉献的精神，捐出所有财产给他的会团。

③ 彼时平民阶级所爱戴的无边帽。

④ 罗马共和时代第一任统治者，以其子触犯法规，判死刑。伏尔泰将其故事写成小说。

⑤ 《民约论》的作者。

⑥ Lepe Ltier - Saint - Fargaux；勒彼德·圣法基奥，激进派代表，1793年为保皇党暗杀。他致力于将大革命与艺术相结合。

肉工人，分给他充满了智慧的口才来付他享用这世俗物质快乐所花的费用。我们看到他又到图书馆去，以最新从荷兰这个古书之国买来的书，免费地喂饱他的心灵。再看看贝杰瑞先生，他在家待烦了，逛到书店去与聚集在书架旁的朋友谈天，享受他一天里最好的时刻。由此可以了解到法朗士是个属于图书馆和蛀书虫式的诗人。他赞美“阿斯达哈文集”这部集书体和手稿的巨著，一位犹太神秘主义者在这本书里寻找巫术的秘方。由此知法朗士的心理就像一位书籍收集家，沉迷在这种幻觉中并能得到莫名的快乐。关雅神父在他多彩多姿的经历趋于结束时说：“比以前更热烈得多……我要在一个古老的书馆里，找张桌子坐下来。在那儿有各式各样的书，静静的堆集着。我宁愿和它们交谈，而不是人。我发现了很多种生活方式，而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投身于读书中，平静的支持生命中变迁的部分，然后以百年来帝国的伟大景观，去延长我们生命的短暂。”他的作品充满智慧。“爱”是法朗士个人信仰最基本的道理，也是最特别的个性，就像他书中的神父一样。他喜欢从他知识和思想的象牙塔的顶端，向外朝最久远的时间，最遥远的国家凝视。“虽然我们的存在是脆弱的、美丽的事物，到处都有。而作家则将它具体变成文体和风格。”法朗士的博学和伟大的冥思赋予他的作品以一种希望的坚实密度。但是他为了完美它的风格，他投入了他全部的心神劳力。他努力塑造出一种最高贵的语言。法文原本是拉丁母语所孕育出来，最得天独厚的女儿，它会为杰出的大师所使用。拥有安和魅力、力量和旋律。法朗士在许多地方称赞它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语言。对于可爱的它，毫不吝于最温柔的形容词。但作为一古代语言真正的子孙，他希望它“朴质”。他是一位艺术家，他也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艺术抱负是：如何使他的语言，经过严格的澄净之后，变得简单，同时更富于表现力。

在近代的欧洲，流行肤浅的半瓶醋的知识，这对语言的纯化是件危险的事，而法朗士的作品是如何使用真实的资源，最富教导性的模范。他的语言古典，属于费纳隆和伏尔泰那种，比那些装饰性的古典好得多。他给它一种轻微的拟古体型式，如此更恰当的符合他古代故事的主题。他的法文晶莹剔透，引用他书中一位鲜明、脆弱的人物，蕾拉·莉莉丝的女儿所说的话：“如果水晶能说话，它将以它的方式发言。”现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属于我们的快乐），这人并不希望他的作品得到世界的普遍赞誉，但是又不能避免。我们能在书中常见法朗士本人，因为他比较不会像其他的作家一样，为躲藏在字句之后，而屈就自己。他已被确认为——说故事的大师，在这些故事中，他完成了他完整的个人模式，那就是他博学、富幻想，清澈迷人的风格。还有他融合讽刺和热情所产生的神奇效果。谁能忘记他的巴萨札？这位艾迪欧庇亚的国王，去拜访美丽的色巴女王巴吉丝，并很快与她坠入情网。不幸的，这位善变的女王忘了他，而将自己许配他人。巴萨札满怀悲痛回返故乡。埋头研究预言家最高的智慧和天文学，突然间，非常惊人至高无上的光芒，照射在他热情的忧郁之上。巴萨札发现了一颗新的星球，它高高于天上，对他说话，在它的领导下。



变；巴黎在奥地利的炮口威胁下，缺钱又缺粮。

弗芯奈·特茹柏平静地写着。各区域均奉市公社指令为万底征募一万二千人，他正草拟有关征募及武装新桥、前亨利四世所应提供之队伍的办法。所有枪支必须缴出。区域内的国家防卫队特配备猎枪和长矛。

“我来向你报告，”加莫林说，“是关于要送往卢森堡造炮所需要的铜钟。”

艾瓦里士特·加莫林虽无半文，仍被列为区域内之活跃分子：这项特权，法律只赋给那些有足够财富可捐出相当三日工资的公民；法律并且要求能付出十日工资的选举人方能有被选人的资格。然而新桥区域，因为酷爱平等并珍视其本区之独立，则规定凡付得起其本人之国家防卫队队员制服的公民，均可为选举人及被选人。这就是加莫林的情形，他身为区域内活跃分子及军事委员会委员。

弗芯奈·特茹柏放下钢笔说：

“艾瓦里士特公民，你去国民公会要求他们颁给我们命令准许搜查地窖，洗刮土地和瓦砾，并采收硝石。单单有炮不够，还需要火药。”

一名个子矮小佝偻，耳边夹着钢笔，手中拿着文件的人，走进前更衣室。他是监督委员会的包维沙杰公民。

“两位公民，”他说，“我们收到了坏消息：库士丁自兰多撤退。”

“库士丁是叛徒！”加莫林喊叫。

“要吊死他！”包维沙杰说。

特茹柏以其有些透不过气微喘的语调，但仍平静如常地说：

“国民公会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并非要它闲着无所事事。库士丁的行为要接受调查。不管是无能或是叛逆，都得由一位决心打胜仗的将领来取代，然后一切便都行啦！”

他翻阅文件，并以慵懒的目光浏览一下：

“要我们的士兵勿怠忽职守，则必须让他们知道留在家中的亲人们的命运有保障。加莫林公民，如果同意这意见、下次集会时，你跟我一起要求福利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配合，以协助那些有征属而又贫困的家庭。”

他微笑并低哼着：

“一切都行啦，一切都行啦！”

这位卑微的区域委员会干事，为防卫处境危险的国家，在那白色的木桌上，每日工作达十二至十四小时之久，他并不认为他担负的责任之巨大与他能运用的力量之渺小，两者之间有任何不相称的地方，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与爱国志士们在共同奋斗中紧紧地联系着，他与他的国家团结为一体，他的生命与这个伟大民族的生命融合得牢不可分。他是乐观而又有耐心人士中的一个。他们这些人每次失败后，仍筹划不太可能但又自我肯定的凯旋。这批小人物，这个特茹柏，是一名光学技工，这个艾瓦里士特·加莫林，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画家，他们摧毁了皇室，推翻了旧社会，绝不奢望敌人的饶恕。他们只有在胜利与死亡之间做选择。因此他们既热烈又平静。

个丑陋又可爱的人，他粗浅的神秘主义很明显的是属于十八世纪小说中的东西。但是这个魔法师是属于特殊的一种人，沉溺于可爱又有用的巫术世界里，自得其乐。“阿斯达哈”是本专门记载此类魔术天才的书，书中告诉我们有一次：一位法国学者如何使唤一个小精灵带信给笛卡儿，这个学者后来还在斯德哥尔摩教授克丽丝汀女王哲学。也许法朗士厌恶迷信，但是他应该感谢迷信在这本书中，给了他这么多有趣的联想。当关雅神父的学生，年轻的烤肉工人，以一种虔诚简单的口气来叙述后来所发生的骚动事件，是一段令人惊叹的描写。那天，他傲视一切的师父为黑势力所攻击、受伤，很圣洁的死在一个他从来不愿公开承认的教堂之中。这名学生以纯真的拉丁文来形容赞美神父的智慧和美德。作者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为他书中的主角写了一篇祭文。称赞他是一个享乐主义和圣芳济的结合者。虽然他常温柔地侮辱人们。他仁慈的讽刺口吻和他慈悲的怀疑主义态度，撇去宗教方面不谈，这些个性似乎与法朗士本人很像。

让我们陪伴他到伊比鸠鲁的花园作哲学漫步，他会教导我们人性，他告诉我们：世界那么大，而人是那么渺小。你们幻想什么呢？——虽然我们的理想只是颜色鲜明的幻象，但是紧接着这些幻象，我们可以找到唯一真正的快乐。他会说人都很平凡，连他自己也不例外。或许我们会因为他一些作品里描写过多的色情和快乐主义的感情而叱责他，例如：他描述佛罗伦斯红百合，这个标志的隐义，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严肃之作。法朗士还会以他父亲的处世格言回答你：“心里的快乐远超过肉体的快乐，平稳宁静的心灵正是躲避感官暴风雨最好的港湾。”我们应该听一听他对时间的期望，因为时间已经剥夺我们好些东西，让我们在老的时候，多怜悯人类，这样我们才不会变得老而无用。

依此倾向，法朗士离开了他美好的幽居生活，他的象牙塔，投身于社会的斗争中，就像伏尔泰一样，他呼吁人人平等，对于被曲解、非难而又受到不平待遇的人，他要求社会能正视他们的权利。因为法朗士当初的爱国主义也受到很大的误解，实已身受其苦良久。他到工人住的住所去，想办法弥补阶级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差距，他的老去并没有限制了他的活动，而近几年来他作了不少的大事。尽管已在格蕾丝女神的宫殿里享受了好几年充满阳光的生活，他仍然抛开他那灿烂、愉快的学习研究生活，投身于理想主义的奋斗行列。他对抗社会的堕落风气，反对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他这方面的活动虽然没有直接的吸引我们，但是我们却从中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助益，以他高贵的情操来修正他的文学形象。他完全不是一个追求名利的人。他最引人议论的一本书《圣女贞德的一生》，其中他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企图揭开这位法国女英雄所带起的神秘主义的面纱，还她以本来面目，给她一个真实的生命。但是没有人感谢他的辛苦，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已经认可了她在历史上的价值。

《诸神渴了》发生于法国大革命时代，是情节很戏剧化的一部杰作。他以“为理想而战”的战争，反映人们无价的命运于血腥之中。不要以为法朗士希望他这种价

他是名金银匠，他的店铺在钟表码头上；还有位卫生官员，一位法律人士，一名金箔工人和几名宫廷的工作人员。

艾瓦里士特·加莫林爬上古老的楼梯，直至第五层也就是最高的一层，他的工作间和他母亲的房间就在这层楼。下面几层的楼梯阶级均为大石块，继之则是嵌着瓷砖的木阶级，一副梯子靠在工作间的墙壁上，通往阁楼。这时正由梯上下来一个相当老迈的胖男人，脸色红润愉快，手里拿着大包袱显得很吃力，但嘴却哼着：“我失去了我的仆人。”停止了哼唱，他很礼貌地向加莫林道声日安，后者也友善地问候他，并帮助他拿下包袱，对此举老人也向他致谢。

“你看这里，”老人接过包袱说，“都是些玩偶，我要用这样的步伐，走到法律街交给一位玩具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是我创造的；它们从我的手中获得了一个易朽但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的躯体。我没有赋给它们思想，因为我是个善良的神。”

他就是莫里士·普劳托公民，曾做过收税员，是位前贵族。他的父亲，在收税方面发了大财，买了个爵位。在好的岁月里，莫里士·普劳托，当时他自称衣莱特先生，在椅子街自己的旅馆内，经常摆设精美晚宴，以致美丽的罗舍摩尔夫人都为之目瞪口呆。罗舍摩尔夫人是一位皇官承办商之妻，是位多才多艺的女人，在革命政权未动莫里士·普劳托的公司、租金、旅馆、土地、名衔之前，她对他的忠实丝毫未曾动摇过。可是革命夺走了一切。现在普劳托在门廊下画人像，在皮革码头卖煎饼和炸马铃薯，替人民代表撰写演讲词，以及教女公民舞蹈，来维持生计。目前莫里士·普劳托住的阁楼，只靠一副梯子上下，其高度不容直立，里面的他全部的财产只是一罐糨糊，一篮线头，一盒水彩和几张破纸。他制造的玩偶卖给大玩具商，后者再转售给小贩。小贩则将儿童们喜爱的小玩意挂在一根细杆上，在香谢丽榭大道一路走着兜售。虽然身处于动乱及极大的厄运之中，莫里士·普劳托仍能保持心情宁静，他在深绿色礼服之开口的衣袋里经常放着一本“留克利希”<sup>①</sup>，为着自娱他不时拿出来阅读。

艾瓦里士特·加莫林房间的门一推便开。他太贫穷，因而省去装销的麻烦。每当他母亲习惯性地拉上门栓时，他总是说：“有啥用？没有人会偷蜘蛛网的……尤其是我的。”他的工作间堆满初期的作品，上面落着厚厚一层尘埃或零乱地摆放在墙角。所处理之主要题材，无外是当时之潮流，即一些英勇的调情的情景。他以流畅但显得含蓄的笔法，轻描一些用空了的箭袋，飞翔的小鸟，危险的游戏，以及对幸福的幻想，刻意地掀起看鹅女娃的裙子，和在牧羊女的奶头上加些盛开的花。

然而这些题材根本与他的个性不适合。所以那些情景都是以冷静的方式处理的，足以证明画者本人的贞洁未遭受污染。画迷们对此点清楚地体会到，因此，加莫林并不被视为色情画家。现在他虽年未届三十，但那些主题对他来说已是悠久的历史陈述了，他认为那些都是君主堕落的象征及宫廷腐败的结果。他自我谴责会从事过此类工作，并展示过被奴

<sup>①</sup> 拉丁诗人、哲学家，以长诗“DererumnaturaAlwstractoftextbiography”闻名。用伊比鸠鲁派的思索，探讨原子理论，阐述人的灵魂是物质性的，死亡即是尸体，神存在但对人无影响力。

役所蹂躏的天才。现在他以一个自由民族的公民身份。用挺劲的笔法，绘出自由、人权、法国宪法、共和的品德、击败暴政九头怪蛇的民间海克力斯。他并在所有的作品中注入爱国之热忱。可惜！他却无法因之糊口。流年不利，艺术已不当道了。当然啦，这不能归咎于国民公会，它忙着从各方面调动军队以对付国王，它自傲、冷漠，但决心以之抗衡团结、诡诈而又残酷的欧洲，它自相残杀，实施恐怖政策，为着惩罚阴谋分子特成立一个连自己的成员都吞食掉的无情法庭。而同时在另一方面，它平静地、思考地以科学及艺术之友身份，修改日历，创办专科学校，颁布绘画及雕刻比赛的办法，建立基金以鼓励艺术家，筹组全年性的展览，开放博物馆，并仿效雅典及罗马的做法，在节庆及葬礼之举行上均添加隆重之彩色。然而法国艺术，昔日曾远播于英国、德国、俄国、波兰，现已没有国外市场。绘画的爱好者，艺术之收藏家，那些王公巨贾，现均已破产，或移居国外，甚或隐匿起来。发了革命财的人士都是些占据国有财产的乡下人、投机分子、武器贩卖商、司法黄牛等等。他们尚不敢展露自己的财富，更何况他们根本不关心绘画。只有名气如雷纽，或者技巧如小杰拉的人方能卖出一两幅。葛洛兹、弗拉戈纳<sup>①</sup>、胡茵等人陷入困境。布鲁东<sup>②</sup>描绘些题材供考匹亚做点刻用，但他只能勉强填饱妻子和小孩子的肚子。爱国画家如亨乃福、威卡、托比里、莱普伦<sup>③</sup>等人都在挨饿。加莫林无力负担绘画所需之费用，不能请模特儿，也买不起颜料，他那幅“暴君被复仇女神追至地狱”巨画刚开头就停了下来。半个工作间都是未完成又吓人并且比常人还大的人像及一群绿色的蛇，每条蛇都在吞吐着尖而弯的舌信，前排左方，尚可分辨出有个干瘪、粗犷的船夫坐在他的小舟里。那是幅强有力而布局很美的画，但颇具学院派的特色。另一幅，尺寸比较小些，也未完成，排在房间最亮的地方，但表现出更大的才气和自然。这幅画的主题是奥赖史特<sup>④</sup>被他妹妹爱蕾曲拉抱到痛苦的床上。那少女用手将掩盖他哥哥眼睛的零乱头发拨开，奥赖史特的头悲凄而美丽，看上去酷似画家本人。

加莫林时常以忧郁的眼神观看这幅构图，有时他因渴望绘画而颤抖的手臂，伸向那个轮廓大致具备的爱蕾曲拉，但又无气力地垂下。艺术家满腔兴奋，他的灵魂希冀着做些伟大事业。无奈他为应付订单必须消耗整个精力，但产品极其平常，因为他需要满足凡夫俗子的口味，也因为他不善于在小作品上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所绘的都是些具有寓意性质之题材，再由他的伙伴戴马希以相当熟练的技巧刻成黑白或彩色的版图，然后廉价售给都奴垒街的一位版画商布赖兹公民。据布赖兹公民说，版画生意每况愈下，因此他已有一阵没有再购买。

① Fragonard (1732—1806) 法国洛可可风的最后一位大师，其画风结合瓦多的舞台贵族风味和严肃、节制的中产阶级面貌。

② 撰草稿人和画家，是十九世纪罗马风格的个人表现方式和十八世纪末画风的过渡者，曾因仰慕达文西至罗马从事教堂壁画。

③ Lébum，出任过路易十六艺术学院院长。

④ 名作家拉辛 (Racine) 剧作，奥赖史特为其剧本 (Amdromaque) 中之男主角，此剧为希腊神话改编而成。

然而生活之需要使加莫林学了乖，这次他想出个奇妙的点子，可以给版画商、雕刻家和他本人带来财富，至少他相信会如此；他设计了一套爱国纸牌，上面旧制度的国王、贵妇、仆役均以天才、自由、平等替代。他已画好所有人像之轮廓，并且已完成了一部分，他急着把这些交给戴马希去雕刻。他认为最得意的一个人像是名志愿兵，头戴三角帽，身穿蓝制服，红卷袖，黄长裤，袖上配黑条带，坐在椅子上，脚踩一堆炮弹，双腿夹着一支枪。那是“红心公民”，它取代了“红心仆役”。六个多月以来，加莫林一直画志愿兵，而且用爱心在画。他最兴奋的日子就是能卖掉几张，但绝大部分都在工作间的墙壁上。用透明水彩，用树胶水彩，用两包铅笔画的，有五六张撒落在桌椅上。1792年7月，巴黎各地都搭建起募兵台，所有的酒馆都装饰着树叶，并响着“法国万岁！不自由，勿宁死！”加莫林每次走过新桥或路经市政府前时，他的心都亟想冲进布满国旗的帐篷，里面负责的官员正配合着“马赛进行曲”登记志愿参军的人。然而他若是参了军，则势必抛下母亲，没面包吃。

寡妇加莫林女公民，人未到便已听到她困难的喘息声，等她走进工作间，已是全身汗淋淋，满脸通红，心不停地急跳，国家帽章松弛地吊在扁帽上，随时都会脱落。她把菜篮放在椅子上，身体站稳以便调整一下呼吸，然后就开始叹怨食物的昂贵。丈夫在世时，加莫林女公民是格勒索——圣日尔曼街上一家刀铺的老板娘，刀铺的招牌是“萨泰尔罗城”，而现在她只是个贫穷的主妇，靠的画家儿子过活。儿子是她两个孩子的老大。女儿茱莉，不久前还是郝奴垒街的服装模特儿，但如今最好别提到她的近况，因为她跟一名前贵族移居国外，讲出来不太适宜。

“天呀！”女公民拿出了一条又粗又黑的面包给她儿子看，叹息着说，“面包的价格已不合理，但至少该是纯麦制的。市面上已找不到鸡蛋、蔬菜、奶饼。不断吃栗子，我们也要变成栗子了。”停了一大阵，她又说：

“在街上，我看到一些女人没有东西喂自己的小孩。穷人的困苦委实太大了。局势一天不稳定，情形一天就不会改善。”

“母亲，”加莫林皱着眉说，“我们所遭受的饥荒，归咎于那些剥削者和囤积者。他们令人们挨饿并与外国的敌人勾结，以便迫使人民憎恨共和因而摧毁自由。那就是伯力索派①的阴谋，和佩熊派②与罗兰派③的叛逆之最终目标！假如武装的联盟派不趁机来巴黎屠杀那些饥荒未能摧毁的爱国志士，该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不能再耽误时间：必须征面粉税，并且无论是谁，凡在人民食物上投机、煽动叛乱或串通外国者，一律送他上断头台。国民公会刚成立一个特别法庭，专为制裁阴谋分子。法庭系由爱国志士们所组成；可是它的成员有足够的精力保卫祖国反抗敌人吗？让我们寄望于罗柏士比，他是有好品德的人。我们尤其寄望于马拉，这个人热爱人民，能分辨人民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肯为之效命？他

① Brissot，主张对付捣乱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罗柏士比。自成大革命的一支党派。

② Pétion，国民公会一员，吉伦特党员。

③ Roland——中产阶级，提倡斯多噶哲学，通过伯力索成为国王的内政部长。

常比他人先揭发叛徒，拆穿阴谋。他清廉，大无畏。只他一人就足够挽救共和了。”

加莫林女公民大摇其头，以致帽章自扁帽上掉了下来。

“算了吧！艾瓦里士特，你那马拉跟别人一样并不比其他的人好多少。你年轻，你喜欢幻想。今天你说马拉的话，以前会说过米拉波<sup>①</sup>、拉法埃脱<sup>②</sup>、佩熊、伯力索。”

“从未！”加莫林大声说，态度诚恳但很善忘。

桌上堆满纸张、书籍、画刷和色笔；女公民在桌的一端腾出块地方，摆上彩瓷的汤锅，两支汤匙，两把铁叉，那条黑面包和一瓶淡酒。母子俩默默无言地喝着汤，并用一块肥肉结束了汤。母亲在她的面包上放些菜，严肃地用刀尖将面包送入她那牙齿全无的口中，并且以恭敬的态度咀嚼着那些昂贵的食物。

她将最好的部分放在盘里，留给他那陷入沉思和心不在焉的儿子。

“吃吧，艾瓦里士特！”她在相等的时间间隔里向他说：“吃！”

这句话出自她口中具有宗教诫命之严重性。她又开始对粮食之涨价而悲伤。加莫林一再坚持增税乃医治这些症候之惟一良方。

但她说：

“已经没有钱了。移居国外的人都带了去。已没有任何可信赖的。一切都没有希望。”

“住口，母亲，住口！”加莫林咆哮着，“我们的贫困，我们一时的痛苦有何关系！革命要为未来的世世代代的人类创造幸福。”

善良的妇人把面包浸在酒里。她的心思开朗了，她微笑着回忆年轻的时刻，为庆祝国王的生日在草地上跳舞。她也记起刀匠约瑟·加莫林向她求婚的日子。她仔细回想着每个细节发生的经过。她的母亲跟她说：“衣服穿好，我们到罢工广场，金银匠卞纳西的店铺去观看达缅被分尸。”在卞纳西的店铺里，那位少女遇到穿着粉红色漂亮服装的约瑟·加莫林。

她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站在窗前观看弑君的凶犯被火烙，被烧融化的锡汁，被四马分尸，最后被投入火里，整个那段时间，约瑟·加莫林一直站在她身后，不停地赞美她的皮肤、她的头发和她的身材。

她干了杯，仍继续回味她的生命？

“我生你的时间比预期的早，艾瓦里士特，是由于受到惊吓所致，那时我挺着大肚子在新桥上，险些为那些跑去看拉赖受刑的好奇人群挤倒。你出生时那么小，外科医生以为你活不成。然而我知道天主会恩赐我保住你。我尽所能养育你，不怕费心，也不怕费钱。说句公道话，我的艾瓦里士特，我承认你对我很知恩。你自动地设法回报我。你天生软心肠，个性又驯服。你妹妹心地不坏，但她自私，脾气暴躁。对不幸的人，你比她更具同情心，每当本地区的小混蛋爬树抓雏鸟，你便会千方百计从他们手中夺回来交还给它们的母

<sup>①</sup> 米拉波（1749—1791）国民会议主席，保皇党，搜括金钱者，死时轰动巴黎，殡仪送丧人达四十万，当时声誉极高，被迎入万神庙，后因金钱事故被揭发，次年移出万神庙。

<sup>②</sup>（1757—1834）帮助美国独立运动打败英国，有自由情操之贵族。（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of man）人权宣言之发起人。

亲。很多次你被人踩在地上，狠狠地打，你才被迫放弃。七岁时，你便静静地街上背诵教义问答，而不跟那些坏蛋吵闹打架，你所遇到的穷人，你都将他们带回家里救助他们，为此我曾用鞭子抽过你，要你改掉那项习惯。你看到人受苦而无法忍住流泪。等你发育完成，你变得很漂亮。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你好像自己并不知道，在这方面你跟大部分男孩子不同，他们都爱卖弄自己的面貌，因而特别虚荣。”

老母亲说得对。艾瓦里士特 20 岁时有张庄重又可爱的面孔，兼具严厉和阴柔的潇洒，拥有米爱华<sup>①</sup>女神之容貌。现在他阴暗的眼睛，苍白的面颊；象征他有个忧郁和暴戾的灵魂，然而当他的目光投向他母亲时，又重新恢复其青年之温顺。

她继续说：

“你本可利用你的优势去追女孩子，可是你喜欢留在我身边，待在店铺里，而有时我甚至赶你远离我的裙子，去跟朋友们野野。直到我死，艾瓦里士特，我都会作证你是个好儿子。你父亲去世后，你勇敢地负担起我的生活，纵然你的职务无任何收入，你也从未叫我缺少任何东西，我俩今日虽然穷困可怜，但我并不责怪你，都是革命的过错。”

他做个责备的手势，但她耸耸肩仍继续说道：

“我不是贵族，那些大人物在他们的极盛时期，我很清楚，可以说他们滥用特权。我亲眼看见你父亲被卡纳雷耶公爵的随从杖打，因为他在他们的主子路过时排队排慢了。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奥国女人，她太傲慢、太会挥霍了。至于国王，我原以为他不错，但审问和判决使我改变了对他的想法。总之我不怀念旧制度，即使在那个时代我曾有过愉快的时日。但也不要跟我说革命建立了平等，因为人永不会平等；这是不可能的，尽管把整个国家翻转过来，永远有大的和小的，有胖的和瘦的。”

她一面讲话，一面排好椅子。画家已不再听她唠叨了。他在设计一张戴红扁帽，穿卡曼纽克克的无裤士兵，以取代纸牌中已被处决的“黑桃仆役”。

有人敲门，出现了一个女郎，乡下人，又矮又胖，棕红头发，萝卜腿，脸上长个肉瘤遮住整个左眼，右眼的蓝眼珠，因为过分苍白看起来有点白色，嘴唇宽大，牙齿暴于唇外。

她问加莫林是否是画家，能否替她画张她未婚夫的像，未婚夫叫费郎（朱耳），是亚尔丹军队的志愿兵。

加莫林回答说，等那些英勇战士返乡时，他愿意替他画像？

女郎温柔但迫切地要求他立即画。

画家不能自己地微笑了，反驳说没有模特儿他无能为力。

可怜的女郎无话可讲，她未料到这项困难。头偏向左肩，双手交叉在肚前，她一动不动，哑口无言，好像伤透了心。画家受了对对方纯真的感动，并激起了他的兴趣，为着使这个可怜的情人开开心，他特别将水彩画好的一张志愿兵放在她手中，问她亚尔丹的未婚夫是否就是这个样子。投在图画上的悲戚目光慢慢地生动起来，继之，有了光彩，而且闪

① Mihéva 在罗马宗教中是手工艺、职业、艺术的女神，后来又与和平有关。常被人认同为雅典娜。

亮。她宽大的面庞绽开，变成了灿烂的笑容。

“像极了！”她终于说，“这就是费郎（朱耳）的本来面目，是刚出炉的费郎（朱耳）。”

在画家未来得及从她手中取回那张图画前，她已用又粗又红的手指很小心地将它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胸衣与衬衫之间，紧贴着她的心，给了画家一张五镑的信用券，向所有在场的人道声晚安，摇摇摆摆轻快地走了出去。



当天下午，艾瓦里士特去找版画商约翰·布赖兹，他住郝奴垒街的基督教祈祷堂对面，靠近船运公司，店名叫“画家之爱”，店里也出售纸盒、箱子和各式各样的玩具。商店开在一幢有六十年历史的老房子之底楼。入口为一架间，顶上嵌块三角拱心石，一幅油画挂满弧形的墙，主题是“西西里亚人或画家之爱”，系模仿布绥<sup>①</sup>的一幅作品，约翰·布赖兹的父亲于1770年挂在那里以来，曾受多年风吹雨打日晒而腐蚀失色。门的两侧也有同样的弧形墙，其拱心石则为仙女头。两侧均镶上当时能找得到的最大块的玻璃。里面陈列的，有鲍利处理之调情景象，但所表现之典雅稍嫌枯燥，即“夫妻性爱指南”及“甜蜜之推拒”，雅各宗派人士斥为有伤风化，而最强烈者竟向艺术协会提出控告；有德比谷<sup>②</sup>之“公共散步”，画中有个穿绿长裤的公子哥，仰卧在三张椅子上，小卡尔·维奈的马匹，一些气球，还有维姬妮亚之入浴及一些仿古的人像。

店铺前川流不息的公民群中，在那两个漂亮窗榻前伫立最久的是服装最褴褛的一些人，他们急着寻找消遣，他们垂涎着图画的人物并亟想获得，至少用眼睛，那份本属于他们的世间财产。

当他们张着嘴赞赏之际，贵族人士则只瞥一眼，皱皱眉便匆匆过去。

艾瓦里士特在目力所及之距离，便抬起头，眼光集中地投在店铺楼上开着的一扇窗户，那是左边的一扇，窗前是一个有铁栏杆的凉台，窗户上面放一盆红石竹，那是照明约

① Boucher's (1703—1770)，画具洛可可风，擅以玫瑰色绘裸体画。作品甚多。

② Debucourt (1755—1832)，法国画家。



翰·布赖兹的女儿爱洛娣的房间之唯一窗户。版画家和他的独生女住在二楼。

艾瓦里士特停了一下，好像要在“画家之爱”门前喘口气，然后转动门把。爱洛娣女公民刚售出一些图画，是弗拉戈纳和乃冲<sup>①</sup>的两张作品，买主经过仔细挑选才决定的。爱洛娣在把刚收到的信用券<sup>②</sup>锁进钱柜之前，用她那美丽的眼睛，借着阳光，一张一张地检查影印、线条及水纹，而在同时她显得很不安，因为市面上流通的假钞数量跟真钞同样地大，这点对商业有很大的伤害。以前仿制国王签署的人与国币的伪造者均处以死刑，而现在信用券的版模每家地窖里都可能发现；瑞士人输入的假信用券以百万千万元计，成捆地丢进旅馆里；英国人每天都以气球空投于法国海岸各地，其目的不外乎要破坏共和之信用，并且使爱国志士陷入于窘境。爱洛娣害怕收到假信用券，更害怕使用出去，因而被视为毕庇<sup>③</sup>之同党，虽然她很信赖自己的运气，并且有把握在任何情况下均能应付得过去。

艾瓦里士特以忧郁的神情看着爱洛娣，这种神情比所有的笑意更能传达爱情。她看着他，同时噘起稍稍讥讽模样的小嘴，并眯起她的黑眼睛。她如此表情是因为她知道自己被对方爱着而自己对此并不气恼，也是因为这类鬼脸能激怒情人，令他抱怨，因而促使他表明立场，假如他还没有的话。艾瓦里士特的情形便属于后者。

把信用券放进钱箱后，爱洛娣从工作篮内拉出一条刚开始钩的白披肩，并立即着手工作起来。她勤敏又爱卖弄，她使用针的目的，好像很自然地，是为着取悦于人，同时也为自己绣一件饰物，因此她绣的方式乃依照不同观看的人而改变。对于那些她有意传达一种温和的烦恼的人们，她便懒佣地绣着；对于那些她捉狭令其失望的人们，她便任性地绣着，而对着艾瓦里士特，她则用心地绣着，因为她希望与他维持一项认真的感情。

爱洛娣不算年轻也不算美，乍看去甚至有些丑，褐发、皮肤微黄、一条白头巾随便地包住头，碧蓝色的发带从下面露出来，她的眼睛烧得眼圈发黑。她的圆脸，突出的颧骨，配着笑意和略微的狮子鼻，显得土气而性感。画家看着她，似乎又重新看到了牧农神的头。他很欣赏创造主的顽皮，她使用同一模型竟造出两个不同的人。短短的胡须强调她热情的嘴唇，好像被温柔所吹涨的双乳将依照当年流行方式交错之披肩高撑起来。她身材轻盈，双腿敏捷，整个身体强壮，移动时给人一种粗野和悦目的感觉。她的眼神，她的呼吸，她肌肉的颤动，她的一切均能令人心神摇荡而想入非非。在柜台的后面，她给人的印象是位正在舞蹈的仙女，歌剧里的女司祭，她已被剥去山猫皮、权杖和长春藤之花环，而以魔法躲进并隐蔽在萨尔旦家中一名女佣的外壳里。

“我父亲不在家，”她冲着画家说，“你等一下，他很快就回来。”

一双晒黑了的小手，使绣针在毛布上穿梭奔腾。

“你喜欢这图案吗，加莫林先生？”

加莫林不善于伪装。再者爱情激起了他的勇气，也提高了他的直爽。

① Naigeon (1757—1832)，法国画家。

② Les Assignats (1789—1797)，因内战和外侮以国家财产担保发行债券。

③ Pitt，时为英国首相。主张讨伐法国革命党，以保卫英国及欧洲之封建传统。